

# 《李娃传》：一幅摇曳多姿的唐代社会风情画

王守芝

(西安石油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唐传奇《李娃传》情节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人物命运悲欢交织,爱恨相伴,堪称一幅生动的唐代社会风情画卷:士子狎妓的社会风尚,相沿前代而又不失独特的丧葬习俗,重门第等社会心理以及人性向善的道德追求和由强调门当户对向男才女貌的自由爱情转变的婚姻观念等。故事在几近真实的唐代社会生活中徐徐展开,这一时代的世态人心又促使故事的结局向人们渴望的理想境界推进,使读者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李娃传》不失为一部较早的世情小说。

**【关键词】**白行简;《李娃传》;唐代;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1-0020-03

唐代传奇中,《李娃传》情节生动逼真,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故事叙述比以往任何一部小说都波澜曲折,充满了戏剧性,人物形象也丰满而不失真实。鲁迅先生曾评价此部小说:“(白)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sup>[1](p44)</sup>

作为小说,《李娃传》不可避免地有虚构成分,但作者的写作并没有脱离唐代的社会背景,故事中人物的好尚、命运的遭际以及二人的离转分合,乃至他们的婚姻观念与唐代社会的人情世态都有着及其可信的现实联系。随着故事情节的徐徐展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宛如一幅生动地唐代社会风情画卷,令人揽之而不忍释手。

小说的男主角荥阳生,正值弱冠,与其他士子一样准备去长安应举,暂时租住在布政里皇城附近,路过当时妓院集中的平康里,偶遇“妖姿要妙,绝代未有”<sup>[2](p103)</sup>的李娃,霎时对其心生爱慕以至于情不能已而“累眄于娃”,李娃对荥阳生也“回眸凝睇,情甚相慕”。涉世未深的荥阳生突坠情网,由此开始了他甜蜜而又伴随着苦难,甚至几乎两次命丧黄泉的坎坷人生。展开故事的同时作者又不露痕迹地将唐代的社会风貌展示在读者眼前。

## 一

唐朝士子与妓女相狎是一种很流行的社会风尚,这成为故事得以展开的社会基础。

初、盛唐时期大批庶族出身的文人进入了上层社会,他们已经开始表现出放浪不羁的细行,但又往往被他们济苍生、安社稷、建边功的狂热所掩盖。中唐时期,《北里志·序》“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仆马豪华,宴游崇侈”,士子们昂扬奋发的盛唐时代精神更多地被流连于花前月下、闺阁青楼的风流享乐所取代,这些文士们凭借着所擅长的华美辞章和聪敏应对,出入于酒肆歌楼,纵情声色,“至于贞元

末,风流恣绮靡”(杜牧《感怀诗一首》)。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记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也,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sup>[3](p5)</sup>《唐摭言》记载,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开元天宝遗事》也说,长安进士郑愚、刘参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诣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以大历十才子为例,中唐进士韩翃少负才名,与名妓柳氏的故事史籍有记载(孟棨《本事诗》)。李益年少时也“风流有辞藻”<sup>[4](p63)</sup>。这些文士们同歌伎舞妓甚至一般妓女之间关系亲密,但这并不为世人所诟耻,反而成为他们引以为荣的谈资,这种行为和做法直接引领和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尚。

《李娃传》中的男主角荥阳生正值青春年少,被誉为家中的“千里马”,担负着希冀中科举来延续家族荣耀的使命,来到了长安,离开了父母的羁绊,可惜他遇见了可心的人儿,早把科举忘到了九霄云外,他毫不顾忌李娃风尘女子的卑微身份,不惜斥资百万以求得欢情。可惜好景不长,沉浸在欢情之中仅一年左右,荥阳生已耗尽为赶考所准备的足可用两年的资财,甚至还卖掉了仆人和乘骑,鸨母见其已无利可图,便和李娃设计抛弃了他。

荥阳生由于迷恋李娃,早已和家人断了音信,身无分文,不得不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初涉世事便遭遇欺骗,“生惶惑发狂,罔知所措”,“生怨懣,绝食三日,遭疾甚笃,旬余愈甚”。本曾相约长相厮守的鸳鸯,却掉入了美丽的陷阱。郑生心灵所受的重创、遭到的痛楚用言语无法描述。荥阳生的这次感情经历成为他成长中痛入骨髓永难忘却的体验。

荥阳生不顾家世、身份、地位的悬殊,追求美貌

收稿日期:2010-11-20

作者简介:王守芝(1969-),女,新疆石河子人,文学硕士,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化。

的李娃,正是唐代开放、自由社会风气的映射。

## 二

沿袭前代而又不失独特的丧葬习俗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现实基础。

唐代中上层普遍盛行厚葬,一般百姓家也囿于习俗的力量,“不敢自废”,只得勉为其难,但往往“生业以之皆空”<sup>[5](p815)</sup>,为了适应这一社会需要,唐都长安出现了专门出售丧葬用品的店铺——凶肆,即代人办理丧事的店铺。唐代的丧葬程序很复杂,规格也有明确规定“三品以上……挽歌三十六人……五品以上……挽歌十六人……九品以上……挽歌十人……”<sup>[5](同上,p816)</sup>“自宫廷、闾阎以至民间社会之丧祭殡葬中,皆有挽歌之制。其歌辞之繁者为五律联章,简者为七绝或七言二句通用之‘挽歌’。歌调情况不详,唯知有单纯饰哀者,亦有带娱乐性者。后者甚至广邀名手,曲尽新奇,开音乐大会。市上有凶肆之设,兼储职业歌者,曰‘挽郎’,专习其技,以俟雇用。普通人于唱挽歌,亦有优为之者。”<sup>[6](p422)</sup>。

在这一社会习俗的催生之下,诞生了新的行业,还跟风出现了新的从业者,虽然他们是处于社会最下层,干很卑微的职业,但起码能谋生,能养活自己。《李娃传》中就借助于当时的丧葬习惯将故事情节进一步展开。当荥阳生遍寻不见李娃后痛不欲生,伤心欲绝,大病一场,沉痾不起。房主怕其有不测,所以干脆找人把他扔到了凶肆中,这里的人见其一息尚存,于是悉心照顾将其救活。这样,荥阳生就呆在这里,起初帮人办丧事执灵幔,久而久之,他成为了凶肆中的挽郎,而且,凭郑生的聪明,以及他对挽歌独特的感受,很快成为这一行业的佼佼者,“虽长安无有伦比”,以至于东店铺主为了留住他,“乃贖钱二万索雇焉”。

从高门望族家的华贵公子沦落到社会的最下层,郑生从前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无论是豪华奢侈的生活还是科举入仕的雄心。在凶肆里,郑生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而且似乎志在于此了。可惜的是,在东西肆挽歌大赛的舞台上,他被原来的家仆认出来了。身列朝廷重臣的荥阳公见到儿子竟然在从事这种低贱的行当,以为“污辱吾门”。家族的面子比儿子的命还重要,这么无能丢人的子嗣,不要也罢。荥阳生想要苟活在人世的微薄愿望也破灭了。世家子弟的前途就是科举及第,入仕做官,岂能流落街头卖艺为生?

凶肆、挽郎作为丧葬制度的催生物,不但提供了新的职业,养活了很多在下层社会中苦苦挣扎的百姓,小说对这一社会习俗的描绘也让我们看到了

生动鲜活的唐代社会风俗。

## 三

对当时世道人心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及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理想是故事大团圆结局的社会心理基础。

唐代虽然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士子可以在婚姻之外和妓女们诗酒唱和,有更丰富的感情生活,甚至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爱情。但是唐代又是一个重门第的时代,门第观念作为衡量人们家世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顽固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所以,当荥阳生的父亲亲眼见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因为狎妓资财丧尽,无以为生,沦落凶肆,成为挽歌郎以维持生活时,父子间的亲情顿时丧失殆尽,父亲不是对儿子的不幸遭遇噫吁落泪,抚慰关爱,而是几将其鞭笞致死,然后弃之而去。父子之间近二十年建立起来的亲情在门第观念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固然可以说父亲冷酷无情,但是家世煊赫身居高位的父亲恐怕更没有勇气面对世人的评说。

初出茅庐的荥阳生多亏遇到了凶肆中的人,“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伺之”,处于底层的人们的善良和人道仁心挽救了濒临死亡的生命。李娃后来更是荥阳生最落魄时的重要倚护。虽然李娃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但是从人性方面来看,她并非一味贪财,不幸的职业并没有泯灭她内心的善良。对于自己一手造成了荥阳生的不幸命运,她深为自责,勇敢地担当起了所能够做的事情。她的道德良心和人性向善昭示了当时部分人们的价值取向。当她再次见到“枯瘠疥厉,殆非人状”的荥阳生,她不是嫌恶,而是“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并对自己之前以计抛弃郑生的行为深感后悔和惭愧,然后倾全力拯救郑生于危难之中,并助其科举及第功成名就。事成之后,她又要全身而退,她深知自己卑贱的身份将会成为郑生仕途上的不和谐音符。此时的李娃不仅美丽,而且重情,善良,识大义,知大体,可以说是当时代士子们理想佳偶的化身。与之相对,荥阳公所为正表现出上层阶级在亲情面前的冷酷和自私。

## 四

李娃与郑生的美满结局正展示了士子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和对门当户对传统婚姻习俗的大胆突破,是这一时期人们婚姻观念发生变化的具体表现。

郑生因李娃的美貌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她,而作品中的李娃实际是集诸多女性美德于一身,她堪为士子们心目中的理想情人,只是不幸籍在娼门。在

门第观念深厚的时代,因这份不寻常的感情遭遇了诸多不幸,甚至几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荣阳生一直对李娃忠贞不渝。当荣阳生授“成都府参军”时,李娃说:“君当结缘鼎族……某从此去矣”,生泣曰“自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在当时士子们的婚姻中,婚必大姓的状况成为一种风尚。但荣阳生地位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对李娃的爱情,他不但爱上了妓女甚至娶为妻室,他的这一大胆做法实在是对门当户对婚姻的冲击和突破,是故事理想化的文人式的妥协。

后来荣阳生“累迁清显之任”,其家族“内外隆盛,莫之与京”,荣阳生家道的蒸蒸日上,应当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娃。父亲荣阳公对二人婚姻的接纳,固然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但作者这样写至少表现出在婚姻观念上的新追求和新变化。婚姻

中重情的方面已经表现出来,甚至因为有爱而超越了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最终赢得了美满的婚姻。

李娃和荣阳生的故事在中唐社会大背景下开始的,伴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推进,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关于那个时代的风俗民情:大家的贵族公子可以一时耽于风流月场,可是还有光耀家族门楣的重任,所以吃尽苦头的荣阳生最后苦尽甘来,科举及第,封官耀祖,父子又和好如初,人伦亲情回归正常的轨道。卑贱的妓女也终于赢得世家大族的接受和认可,纵然这在唐代几乎是不可的,但这样理想化的美满结局,毕竟能使读小说的人们得到强烈的心理满足和安慰。这就使得这篇小说虽然人物命运离奇曲折,不失为传奇色彩,但其内容的发展和情节的展现却又极具现实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李娃传》堪称较早的世情短篇小说。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 [2]李格非,吴志达主编.唐五代传奇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 [3][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A].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4][元]辛文房.唐才子传[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 [5][宋]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6]任半塘.唐声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The Biography of Li Wa—A Glittering Painting of the Social Customs of the Tang Dynasty

WANG Shou-zhi

(Xi'an Petroleum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5)

**Abstract:** The Biography of Li Wa, a legend of the Tang dynasty, with many ups and downs in its swaying plots and with the characters' fate interweaved with happiness and sorrow, love and hate, can be called a vivid painting of the social customs of the Tang dynasty—the social fashion of the scholars dallying with the prostitutes, the unique funeral custom without losing the traditi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mphasizing social position, the moral value of goodness, and the change of marriage ideas from emphasizing equal social position to free love, etc. The story began in almost real social life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the people's idea of that time pushed the story to develop in the way that people desire, which makes the readers feel extremely psychologically satisfied. Therefore, The Biography of Li Wa is a good novel that reflects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Bai Xing-jian; The Biography of Li Wa; Tang Dynasty; Social Life

(责任编辑:张俊之)